



城市越来越大，上班的路越来越远。要坐的公交车总是等不来，一班地铁又刚开走……相信你已掏出包里的手机，开始刷微信、看小说了。才看两眼，车来了。

作为一个上班族，像学生般踏踏实实看书已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爆炸式发展，为人们提供了“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、任何内容”的阅读环境。学会利用1分钟、2分钟的碎片时间，常常能积少成多，实现读书清单上的计划。

拥挤的车厢，基本很难有空座，总需要你的一只手抓住扶手才安全。超过手掌大小的东西就很难展开，而且单手也很难随意翻纸张。随时随地可上网的手机被赋予了出行阅读必备神器的新技能。

上班路或长或短，站点间距也或长或短，但车厢环境一般都不会太好，周边往往都很嘈杂，5分钟、10分钟就会被广播或下车的乘客打断一下。很难用这些断断续续的时间来阅读一些需要认真思考的东西，比如历史、哲学、人文之类的书籍。时间太琐碎，往往都是脑子里的小人还没摆好思考者的姿势，甜美的双语语音就开始报站名了。于是只好在再次开车后回顾下看过的几段，时间久了，不免有些寸功未进的沮丧。特别是还需要兼顾公交车到站没有、所排的队伍有没有什么变化之类的信息，如果在看推理、侦探、心理之类的读物，很容易出现错过站之类的麻烦。

相比之下，“读起来不太费脑子”的资讯和文章就成为了上班路上的最佳选择。媒体从业者郑敏在每天的“上班碎片时间”，喜欢看APP推送的新闻——财经早餐，再刷刷微信、朋友圈，和朋友分享吐槽下时事热点乃至生活趣闻。我问她为什么喜欢看这些，得到的答案是因为“每天工作太累了，以轻松愉快的方式接受新资讯是缓解紧绷神经又不耽误工夫的事情”。对于这个观点，兰州大学学生张欣表示认同。张欣在西安实习时就常常在地铁里阅读小说或新闻，谈及自己在坐地铁时的阅读偏好，她总结为“章节篇幅小一点的，有趣，简单一些最好，不费脑子的”。

爱读书的人更喜欢追求纸质书的阅读感觉，可又舍不得下移动互联网带来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应有尽有的满足。轻巧便携的电子书和平板电脑的出现，成功促使越来越多的读者将对纸张质感的依恋转至线上电子书。

睡前睡的半个小时到一小时是一天当中最安静最完整的时间。泡上一杯香茗，清新的香气在微黄的小灯下飘散，捧一卷书细细读上几页，这段小时光就是全天最惬意的时间了。躺到床上看书，目的不单是看书，也是为了更好地入睡，多数人爱看一些历史、社会、人文、传统的经典，在睡前读上几页需要好好品味的书，品出一点惬意然后和周公谈一谈。

厕上该书是什么类型争议就比较大了，有些人认为环境比较清幽，不适合看有深度的书，不然冥思苦想恐怕会影响如厕的初衷。不过也有一些人看来，厕上的“大便秘书”反而需要一些“力度”。

回想高中时代的学习讨论会，一学霸表示在自家厕上看完了整套《红楼梦》，捎带背下了慷慨激昂的《我有一个梦想》。到了大学，十点半以后依然亮着灯的厕所是如上甘岭般的存在。三五个同学聚在一起，背完了数以千计的单词、语法，或许是觉得环境艰苦，记忆尤其深刻，成绩还挺不错的。暑期参加高中同学会，学霸同学在那学期蹲着看完了《宏观经济》和《金融市场》。

在大城市奔波劳碌，饭时找个饭友也不是件易事，一人食又颇为尴尬。大厨烹制的菜肴就远不如书本吸引人了。韩寒的尖酸、孙睿的刻薄、刘墉的直白、六六的世故、王朔的深沉，正如酸甜苦辣咸般各有味道。如果饭菜味道不尽如人意，翻翻生活家们的美食之路，催眠下自己还是颇为有效的。

睡前的半个小时到一小时是一天当中最安静最完整的时间。泡上一杯香茗，清新的香气在微黄的小灯下飘散，捧一卷书细细读上几页，这段小时光就是全天最惬意的时间了。躺到床上看书，目的不单是看书，也是为了更好地入睡，多数人爱看一些历史、社会、人文、传统的经典，在睡前读上几页需要好好品味的书，品出一点惬意然后和周公谈一谈。

电子书以及电子书阅读器既实现了读者随时随地的畅享阅读，又满足了一只手在拥挤的地铁里不扰众的要求。

在尼尔森图书公司此前发布的《2014年全球图书市场报告》中也可以找到佐证。报告明确提到，电子书仍是影响全球书业走势的最大变量，在印度、中国、巴西等国，其电子书市场正在“快速成长”。

“三上”读书

北宋欧阳修的《归田录》有一篇文章，讲的是自己与朋友谢绛交流治学读书。其中有这样的经典名句：钱思公虽生长富贵，而少所嗜好。在西洛时尝语僚属，言：平生惟好读书，坐则读经史，卧则读小说，上厕则阅小辞，盖未尝顷刻释卷也。谢希深亦言：宋公垂同在史院，每走厕必挟书以往，讽诵之声琅然，闻于远近，亦笃学如此。余因谓希深曰：余平生所作文章，多在三上，乃马上、枕上、厕上也。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。

大概是说，好友钱惟演平生唯独爱好读书，坐着即读先秦百家著作、史书，躺着则读各种杂记，如厕的时候则读小辞。大概从未把书放下片刻。宋公垂在史院读书的时候，每次入厕一定带上书，读书之声，清脆响亮，远近都能听见，好学竟到了如此地步。而欧阳修表示自己所作的文章，多半也是在“三上”，即马上、枕上、厕上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好好构思罢了。由此可见，利用碎片时间读书不完全是这个时代的产物，而是由来已久的传统。

虽然古时的“马上”变成了今日的“路上”，但我们现在的读书时间、内容其实和古时候的文豪们相比，差距也不大。

把聊天当回事

本传世之作，本质是聊天记录。我认为会聊天的人，一定会写东西。因为出口成章是即兴发挥，最难。关起门来写东西，有参考书和网络的帮助，引经据典、堆砌词句不是难事。但聊天不同，它考验人的瞬时反应和发散思维，而且话说出口，还收不回来。这就好比演话剧和开演唱会，没有机会“NG”或者“掐了不播”，靠的完全是现场功力。若有谁聊天时常常口出金句、发人深省，此人必定是高人。

聊天这事儿，原本就是“拉家常”。寻常人等、街坊邻居，大家聊起天来，无非就说一些家长里短的寻常小事，谈一点为人处世的道理，有时也会扯扯时事。所以聊天得平易近人、设身处地，让人听得进去、说得出来，交流才能更加顺畅。若和故作高冷、故弄玄虚、堆砌辞藻或者自说自话的人聊天，一定是味如嚼蜡。“酒逢知己千杯少、话不投机半句多”，聊天对人际关系的影响，非常重要。

“看着对方的眼睛说话”，那是面对面聊天，不定时时能够做到。所以人们常常借用工具，比如鸿雁传书、邮差送信等，后来有了电话、短信、邮件，交流起来就更方便了。俗话说“见字如面”、“闻声如见其人”。因为“字如其人”，见了对方亲笔写下的字，仿佛见得音容笑貌，声音也是一个人独有的特质，亲耳听到对方说话，也一定倍感亲切。相比而言，如今的短信、邮件，包括微信等等，速度虽快，但都是通过电脑或者手机屏幕传递，看到的是信息、是消息、是资讯，缺少了有血有肉的情感。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发消息的过程中人们多会加上一些表情符号，意在活泼生动，其实是弥补不得见的缺憾，让大家在隔空聊天的时候，多一层对对方现时表情和反应的想象。也许也是因为那样的原因，我们得空的时候，多会选择用语音或者视频聊天，来取代电子屏幕上的讯息。

说到底，好的聊天，就是真诚相告、专心对待、说心里话。如今生活节奏太快，我们常常会通过现代化的方式传递信息，有时可能会在聊天的时候分心忙着做别的事、有时可能只顾着点赞甚至都不看看对方到底说了啥，有时还可能急于结束对话而选择一两句话应付别人。其实有些时候还是应该慢下来，认真地去打电话、见见面、认真专注地聊聊天。虽然现在聊天记录已经难成传世的经典，但若聊得好，至少还可以走心。

文化思语



城市越来越大，上班的路越来越远。要坐的公交车总是等不来，一班地铁又刚开走……相信你已掏出包里的手机，开始刷微信、看小说了。才看两眼，车来了。

作为一个上班族，像学生般踏踏实实看书已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。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爆炸式发展，为人们提供了“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、任何内容”的阅读环境。学会利用1分钟、2分钟的碎片时间，常常能积少成多，实现读书清单上的计划。

拥挤的车厢，基本很难有空座，总需要你的一只手抓住扶手才安全。超过手掌大小的东西就很难展开，而且单手也很难随意翻纸张。随时随地可上网的手机被赋予了出行阅读必备神器的新技能。

上班路或长或短，站点间距也或长或短，但车厢环境一般都不会太好，周边往往都很嘈杂，5分钟、10分钟就会被广播或下车的乘客打断一下。很难用这些断断续续的时间来阅读一些需要认真思考的东西，比如历史、哲学、人文之类的书籍。时间太琐碎，往往都是脑子里的小人还没摆好思考者的姿势，甜美的双语语音就开始报站名了。于是只好在再次开车后回顾下看过的几段，时间久了，不免有些寸功未进的沮丧。特别是还需要兼顾公交车到站没有、所排的队伍有没有什么变化之类的信息，如果在看推理、侦探、心理之类的读物，很容易出现错过站之类的麻烦。

相比之下，“读起来不太费脑子”的资讯和文章就成为了上班路上的最佳选择。媒体从业者郑敏在每天的“上班碎片时间”，喜欢看APP推送的新闻——财经早餐，再刷刷微信、朋友圈，和朋友分享吐槽下时事热点乃至生活趣闻。我问她为什么喜欢看这些，得到的答案是因为“每天工作太累了，以轻松愉快的方式接受新资讯是缓解紧绷神经又不耽误工夫的事情”。对于这个观点，兰州大学学生张欣表示认同。张欣在西安实习时就常常在地铁里阅读小说或新闻，谈及自己在坐地铁时的阅读偏好，她总结为“章节篇幅小一点的，有趣，简单一些最好，不费脑子的”。

爱读书的人更喜欢追求纸质书的阅读感觉，可又舍不得下移动互联网带来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应有尽有的满足。轻巧便携的电子书和平板电脑的出现，成功促使越来越多的读者将对纸张质感的依恋转至线上电子书。

睡前睡的半个小时到一小时是一天当中最安静最完整的时间。泡上一杯香茗，清新的香气在微黄的小灯下飘散，捧一卷书细细读上几页，这段小时光就是全天最惬意的时间了。躺到床上看书，目的不单是看书，也是为了更好地入睡，多数人爱看一些历史、社会、人文、传统的经典，在睡前读上几页需要好好品味的书，品出一点惬意然后和周公谈一谈。

厕上该书是什么类型争议就比较大了，有些人认为环境比较清幽，不适合看有深度的书，不然冥思苦想恐怕会影响如厕的初衷。不过也有一些人看来，厕上的“大便秘书”反而需要一些“力度”。

回想高中时代的学习讨论会，一学霸表示在自家厕上看完了整套《红楼梦》，捎带背下了慷慨激昂的《我有一个梦想》。到了大学，十点半以后依然亮着灯的厕所是如上甘岭般的存在。三五个同学聚在一起，背完了数以千计的单词、语法，或许是觉得环境艰苦，记忆尤其深刻，成绩还挺不错的。暑期参加高中同学会，学霸同学在那学期蹲着看完了《宏观经济》和《金融市场》。

在大城市奔波劳碌，饭时找个饭友也不是件易事，一人食又颇为尴尬。大厨烹制的菜肴就远不如书本吸引人了。韩寒的尖酸、孙睿的刻薄、刘墉的直白、六六的世故、王朔的深沉，正如酸甜苦辣咸般各有味道。如果饭菜味道不尽如人意，翻翻生活家们的美食之路，催眠下自己还是颇为有效的。

睡前的半个小时到一小时是一天当中最安静最完整的时间。泡上一杯香茗，清新的香气在微黄的小灯下飘散，捧一卷书细细读上几页，这段小时光就是全天最惬意的时间了。躺到床上看书，目的不单是看书，也是为了更好地入睡，多数人爱看一些历史、社会、人文、传统的经典，在睡前读上几页需要好好品味的书，品出一点惬意然后和周公谈一谈。

电子书以及电子书阅读器既实现了读者随时随地的畅享阅读，又满足了一只手在拥挤的地铁里不扰众的要求。

在尼尔森图书公司此前发布的《2014年全球图书市场报告》中也可以找到佐证。报告明确提到，电子书仍是影响全球书业走势的最大变量，在印度、中国、巴西等国，其电子书市场正在“快速成长”。

“三上”读书

北宋欧阳修的《归田录》有一篇文章，讲的是自己与朋友谢绛交流治学读书。其中有这样的经典名句：钱思公虽生长富贵，而少所嗜好。在西洛时尝语僚属，言：平生惟好读书，坐则读经史，卧则读小说，上厕则阅小辞，盖未尝顷刻释卷也。谢希深亦言：宋公垂同在史院，每走厕必挟书以往，讽诵之声琅然，闻于远近，亦笃学如此。余因谓希深曰：余平生所作文章，多在三上，乃马上、枕上、厕上也。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。

大概是说，好友钱惟演平生唯独爱好读书，坐着即读先秦百家著作、史书，躺着则读各种杂记，如厕的时候则读小辞。大概从未把书放下片刻。宋公垂在史院读书的时候，每次入厕一定带上书，读书之声，清脆响亮，远近都能听见，好学竟到了如此地步。而欧阳修表示自己所作的文章，多半也是在“三上”，即马上、枕上、厕上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好好构思罢了。由此可见，利用碎片时间读书不完全是这个时代的产物，而是由来已久的传统。

虽然古时的“马上”变成了今日的“路上”，但我们现在的读书时间、内容其实和古时候的文豪们相比，差距也不大。

把聊天当回事

本传世之作，本质是聊天记录。我认为会聊天的人，一定会写东西。因为出口成章是即兴发挥，最难。关起门来写东西，有参考书和网络的帮助，引经据典、堆砌词句不是难事。但聊天不同，它考验人的瞬时反应和发散思维，而且话说出口，还收不回来。这就好比演话剧和开演唱会，没有机会“NG”或者“掐了不播”，靠的完全是现场功力。若有谁聊天时常常口出金句、发人深省，此人必定是高人。

聊天这事儿，原本就是“拉家常”。寻常人等、街坊邻居，大家聊起天来，无非就说一些家长里短的寻常小事，谈一点为人处世的道理，有时也会扯扯时事。所以聊天得平易近人、设身处地，让人听得进去、说得出来，交流才能更加顺畅。若和故作高冷、故弄玄虚、堆砌辞藻或者自说自话的人聊天，一定是味如嚼蜡。“酒逢知己千杯少、话不投机半句多”，聊天对人际关系的影响，非常重要。

“看着对方的眼睛说话”，那是面对面聊天，不定时时能够做到。所以人们常常借用工具，比如鸿雁传书、邮差送信等，后来有了电话、短信、邮件，交流起来就更方便了。俗话说“见字如面”、“闻声如见其人”。因为“字如其人”，见了对方亲笔写下的字，仿佛见得音容笑貌，声音也是一个人独有的特质，亲耳听到对方说话，也一定倍感亲切。相比而言，如今的短信、邮件，包括微信等等，速度虽快，但都是通过电脑或者手机屏幕传递，看到的是信息、是消息、是资讯，缺少了有血有肉的情感。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发消息的过程中人们多会加上一些表情符号，意在活泼生动，其实是弥补不得见的缺憾，让大家在隔空聊天的时候，多一层对对方现时表情和反应的想象。也许也是因为那样的原因，我们得空的时候，多会选择用语音或者视频聊天，来取代电子屏幕上的讯息。

说到底，好的聊天，就是真诚相告、专心对待、说心里话。如今生活节奏太快，我们常常会通过现代化的方式传递信息，有时可能会在聊天的时候分心忙着做别的事、有时可能只顾着点赞甚至都不看看对方到底说了啥，有时还可能急于结束对话而选择一两句话应付别人。其实有些时候还是应该慢下来，认真地去打电话、见见面、认真专注地聊聊天。虽然现在聊天记录已经难成传世的经典，但若聊得好，至少还可以走心。

文化思语

匈奴王冠

## 鹰的头颅

□ 刘 岩

内蒙古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匈奴王冠是一件鹰顶金冠饰，是匈奴文物最有代表性的稀世珍品，是迄今为止所见的唯一的“胡冠”。它造型奇特，制作精湛，不仅是权力的象征，也是艺术的结晶，堪称匈奴艺术瑰宝。

1972年1月11日，当时的内蒙古伊克昭盟（鄂尔多斯市旧称）杭锦旗阿门其日格公社76岁的王美子老人，在阿鲁柴登大队以南4里左右的一个荒凉的大沙窝里挖出土龙骨（古生物化石）时发现不少古代的金银器物。由于当时天寒地冻很难挖掘，再加上一些迷信观念，老人认为外财不能一人独得。于是他便回村叫上儿子和邻居等5人同去挖宝。

后来，老乡们把金银器物卖到了伊盟杭锦旗人民银行。当时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很差，甚至对文物是什么都没有概念。旗银行也没有把收购的金银器物当成文物向上级汇报，只是鼓励社员尽量发掘，有多少收多少。后来还是一位银行职员反映到伊盟文教局，内蒙古文化局立即派文物工作队前去调查处理。后经调查证明，这批极其珍贵的金银器共200多件，是2000年以前匈奴王的遗物，是以鸟、兽纹为主体的各式金饰牌，有虎咬牛、虎吃羊的场面。反映的图案以马、牛、羊、鸟为主，也有虎、狼等。这在我国匈奴族考古史上是很罕见的。

鹰顶金冠饰是这批匈奴遗物中最有代表性的艺术珍品。王冠由黄金制成，分鹰形冠饰和下部的冠带两部分。上部的鹰形冠饰为一只站立在半球形底座上、昂首傲立、展翅欲翔的雄鹰。鹰身由薄片片锤打做成，中空，整体造型生动，羽翼线条流畅。鹰的头部和颈部用绿松石制成，由金丝串联与鹰身相接。鹰的尾部也是另行制作后插入体内。整个鹰形冠饰金碧辉煌，略加摇晃或轻风抚动，雄鹰还会摆动头尾，呈现出展翅欲翔的神姿。雄鹰脚下的半圆形球体上，还有狼噬咬盘角羊的精美浮雕。下部冠带由3条半圆形图案组成，主体部分为绳索纹，相互连接部的两端分别铸造浮雕的虎、马、羊。虎龇牙咧嘴，造型凶猛强悍，马、羊低头伏卧，作温顺之态。整套冠饰气势磅礴，刻画出雄鹰高高在上，鸟瞰草原上狼狼噬咬马羊、弱肉强食的生动场面，造型逼真，栩栩如生。

根据出土的这批文物综合推断，这顶金冠应该是匈奴王或酋长的冠饰。但到底属于谁，考古界没有定论。不过，有人推测这顶匈奴王冠可能就是林胡王或白羊王的。因为，鄂尔多斯地区在秦汉时期被称为“河南地”。战国时期活动在河南地一带的早期北方民族，主要有林胡王和白羊王二支，林胡王居东，白羊王居西。

我们熟知的历史人物中，有两位和白羊王、林胡王有关联。其一是大将军卫青，他当时的主要对手就是白羊王。第二个人是赵武灵王，他“胡服骑射”就是向林胡人学习。当然，这不过是一种推测，匈奴王冠真正的主人可能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了。

很多文物的故事已经难以被今人解读了，但并不会因为我们的不了解而失去夺目的光彩，它们的神秘将继续指点着人们向历史深处探秘。



《周末》执行主编 姜 范

责任编辑 敖 蓉 梁 婧

邮箱 jrbzmzk@163.com